

荣光

马盼盼·主编

第十届全国概念获奖者翘楚新作精华

朝華出版社

荣光

马盼盼◎主编

第十届新概念获奖者翘楚新作精华

● 朝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荣光:第十届新概念获奖者翘楚新作精华 / 马盼盼主编. — 北京:朝华出版社,2008.4

ISBN 978-7-5054-1848-6

I. 荣… II. 马… III. 作文 - 中学 选集 IV. 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6331 号

荣光:第十届新概念获奖者翘楚新作精华

策划编辑 王 磊 田 杨

责任编辑 李 磊

封面设计 第7印象

内文制作 尚 思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68433188(总编室)

(010)68413840 68433213(发行部)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北京市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装

书 号 ISBN 978-7-5054-1848-6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作者介绍

荣光 第十届新概念获奖者翘楚新作精华

林培源

1987年12月生于汕头澄海,射手座男生。

2004年开始文字生涯。

2006年第七届“中国少年作家杯”一等奖。

2007年“特来米雅杯”第九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A组一等奖。

2008年“特来米雅杯”第十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C组一等奖。

2007年考入深圳大学文学院。现大一。07年下半年完成自己的个人首部长篇小说《暖歌》。

拥有灿烂笑容和斑驳灵魂。敏感、脆弱。

崇尚质朴干净有力量的文字。十指敲击键盘。

渴望铸就属于自己的文字城堡。文字为砖,心灵为瓦。

喜欢的作家有苏童、余华、史铁生、福克纳、苏珊·桑塔格、麦卡斯勒等等。

擅长用青春笔调书写带有乡村色彩的故事。浓墨重彩,沉迷于字里行间营造的世界。用眼睛俯瞰俗世,用脚步丈量现实。坚信文字有属于自己的气质。可以光彩照人亦可以素面朝天。希冀用文字温暖人心。

章文佳

曾用笔名:木藤子轩、暗夜以北。

2003:中学生语文报杯作文大赛二等奖。2004:中学生语文报杯作文大赛三等奖。2005:入选徐州MM封面女孩,并获最佳人气奖。嘉利之星影视新星选拔赛提名奖。中北英皇准艺员选拔赛第四名,并签约中北英皇准艺员。2007:第九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2008:第十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自诩从一个三流小艺员混成一个文学小青年,着实不易。

作者介绍

荣光 第十届新概念获奖者翘楚新作精华

许炎

原名徐里。第十届二等奖。89年双子座六月生人，喜诗歌音律。玩的是西墟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兰州柳。

擅长管理和协调处理。被称为“中国新网民典型”，对于文字等各类艺术皆非常敏感。

04年获得滕王阁杯作文比赛优秀奖。05年担任年轮青春校园文学网主管。06年策划制作落涩文化网，现转型为落涩论坛。曾效力于四川风行娱乐公司，担任策划。07年成为新E线记者。小说《野蛮的欲望1-10连载版》在新浪论坛红极一时。同年开始任职未知地文学网小说编辑。

吴如功

男，出生在内蒙古茫茫草原中的一个宁静的小城市。之前的十八年都在它的怀抱里梦想和失望。喜欢对历史细节的探索和无止境的战略游戏。始终把新概念当作一个梦想，实现后却发现它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因为之前的生活使自己的思想像北方的天气一样直接而寒冷。所以希望以后可以在南方寻找温暖。却在寒冷的上海拿到了08年的一等奖握在手心。

徐筱雅

1987年生于南宁。曾获第六、第七、第十届新概念一等奖，第八届二等奖。

安静，畏生，不内向。写作不勤奋，灵感来时下笔流畅，灵感去时抓耳挠腮。因此生平最痛恨的事情之一就是写思想汇报。读书不勤奋，经常由于书中人物名字太长而放弃阅读。因此书买了很多，看得很少。性格懒散，经常临时抱佛脚。死

作者介绍

荣光 第十届新概念获奖者翘楚新作精华

心眼,不喜欢遇到谈话时钻牛角尖的人。喜欢安静的小电影,亦喜欢震撼的大电影。喜欢钢琴的柔和,亦喜欢摇滚的呐喊。年纪小时文字追求华丽文风。然而如余地所言:“写作不是做爱,它的愉悦,来自哪里?用手指敲打自己的每一根神经,让它们在空气中震颤。这些文字,像精液,会发黄、变干,不堪入目。”开始追求真实、自然、深刻,并逐步实验。

宋林

1987.1.18,应属正式的出生日期。小学中学皆属努力求上进的好孩子,认真写着老师自以为是的好文章,拿过高分,获三好学生优秀团员之类荣誉证书概多;不幸的是在不应浑噩的年月无所事事起,就只能够踉踉跄跄的在不情愿下走到山东农业大学学起与自己所标榜的文字毫不相干的专业。没有认清方向。在极偶尔的时候写点东西,然后怀念;想起以往的事情。不喜读书。踢足球,看作是无比大的事;想回到家乡,垦一片土地。到拉萨去。热爱自己的文字,因为现在的她在留驻的衍深作我的心情,我的怒吼,我的自己;另一方面,我并不爱好文学,或者说自己行走在文学与自我的边缘,稍微一不小心,可以成佛,亦可以成恶。某个时刻开始不信任人性。或许,会一直都走,走的路过无数的可以让我自我的菩提树却没有驻足,等直到某一棵将近枯萎死亡的菩提树,恍然大悟了,明了了自己,那也是一种幸,就感谢。仅此而已。08年,拿了个二等奖。

陈元军

语无伦次,性格有些腼腆,也可以说是敏感。第十届C组一等奖,事过境迁,已无兴奋可言。

作者介绍

荣光 第十届新概念获奖者翘楚新作精华

郭龙

出生在安徽，窝在淮南直到高中毕业。曾经幻想去流浪，带着稿纸、金钱和一个姑娘；后来终于想通：所谓流浪，不过是在家人的目光和自己的困惑里迂回，遂无疾而终。热爱睡觉，比较慵懒，在大学里彻底堕落，空虚度日。也正因如此，对孤独有了新的认识：孤独不仅仅是情绪，更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境。当你不经意与它重逢时，苍茫的空间里便只剩下思想，时间像把利刃。参加过几次新概念，十届修成正果，C组一等奖。

张翼飞

一个神秘的孩子，无法在 QQ 或是 MSN 上找到他，也经常手机关机。可是也经常在你不经意间就在信箱里留下了码好的稿子，才华横溢。十届新概念二等奖。

王玉

广州女孩，老大不小了来参加 C 组，只是为了一个曾经错过的承诺，二等奖。

王少帅

山东人，现在聊城某大学，第十届新概念二等奖。

张希希

85年的魔羯，新概念 8 届 2 等奖 10 届还是二等，现居江苏。

作者介绍

荣光 第十届新概念获奖者翘楚新作精华

丁枚

此女子九届二等，第十届一等。湖北咸宁人，现在高三死命学习。偶尔小抽一根烟，不挑女士烟还是烤烟，小喝点酒，不挑啤酒还是白酒，一切随意，可以理解成没性格。

青慧雯

1991年生。第十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四川成都人。小女子潜心学习 16 载；最喜欢的东西是书，最喜欢干的事是买书。不过查点记忆，书，读得不多，买的书，其实更少……幸亏脑中好歹存了只言片语，偶尔动笔，聊以自慰。

杨晓梦

十届二等奖，平日里有些内向，写写字，看看书，生活平淡的女孩。

谭明卓

广西壮族人，现就读于中国农业大学车辆工程系。格言：低调，低调！愿望：顺利毕业，如果可能，拿个学位证。十届新概念二等奖。

张衡

重庆人，打得一手好斯诺克，低调做人，高调做事，还是被人叫做地动仪。十届二等奖。

作者介绍

荣光 第十届新概念获奖者翘楚新作精华

许强

第九、十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高三理科薄命郎。

张璐璐

曾获“首届冰心作文奖高中组一等奖”，十届新概念作文二等奖。

毕铁鸣

男的，18岁，无手机，山东泰安人，目前高三，十届二等奖。

吕佳航

很普通的姑娘，喜欢写诗，更喜欢读诗，十届二等。

戢子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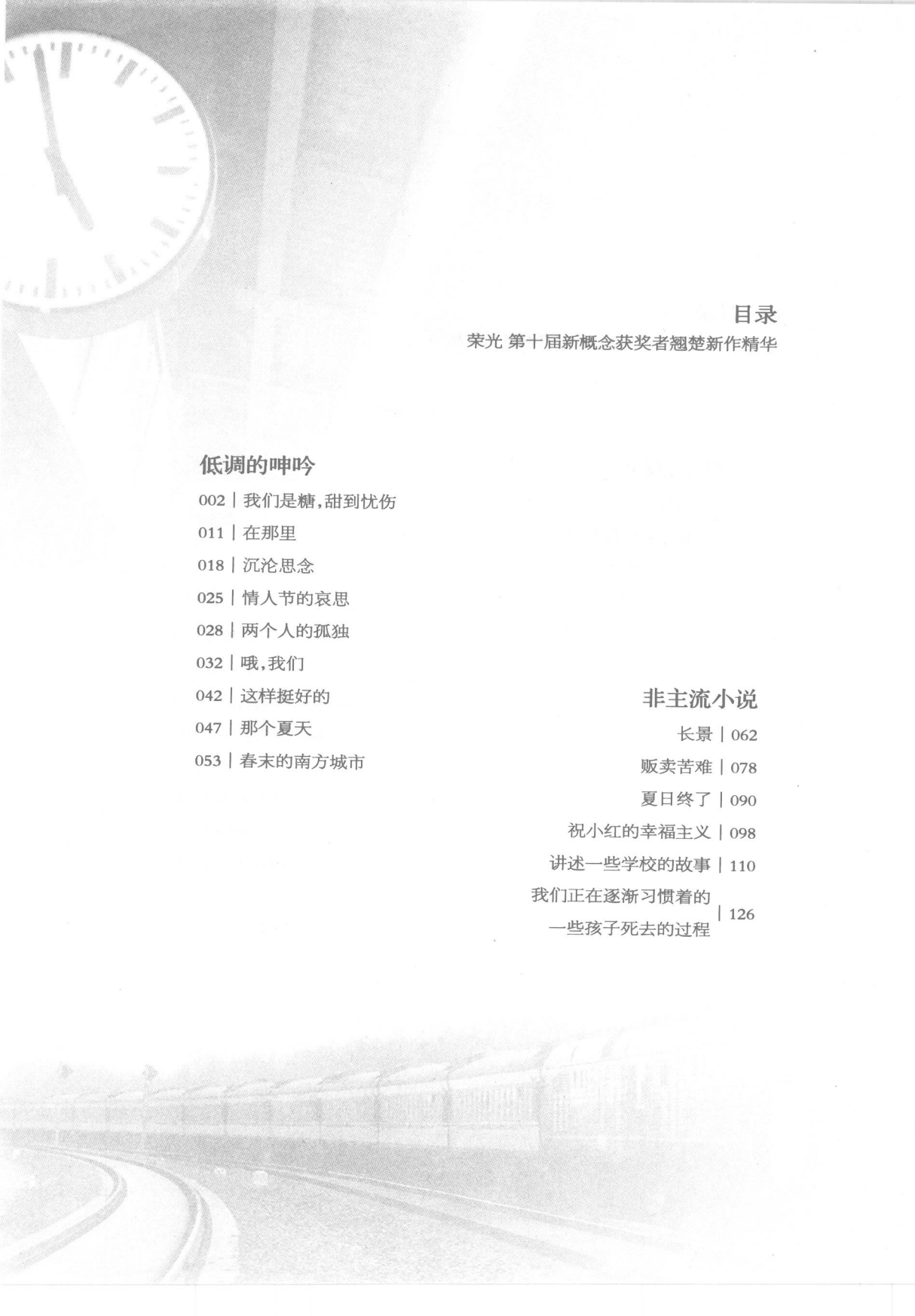
没什么可说的，十届新概念二等奖也没什么可炫耀的，等明年。

曹兮

上海人，十届新概念一等奖，目前还在享受奢侈快乐的高中时光。

涂琳

北京人，十七岁在《最小说》上发表文章。第十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目录

荣光 第十届新概念获奖者翘楚新作精华

低调的呻吟

002 | 我们是糖,甜到忧伤

011 | 在那里

018 | 沉沦思念

025 | 情人节的哀思

028 | 两个人的孤独

032 | 哦,我们

042 | 这样挺好的

047 | 那个夏天

053 | 春末的南方城市

非主流小说

长景 | 062

贩卖苦难 | 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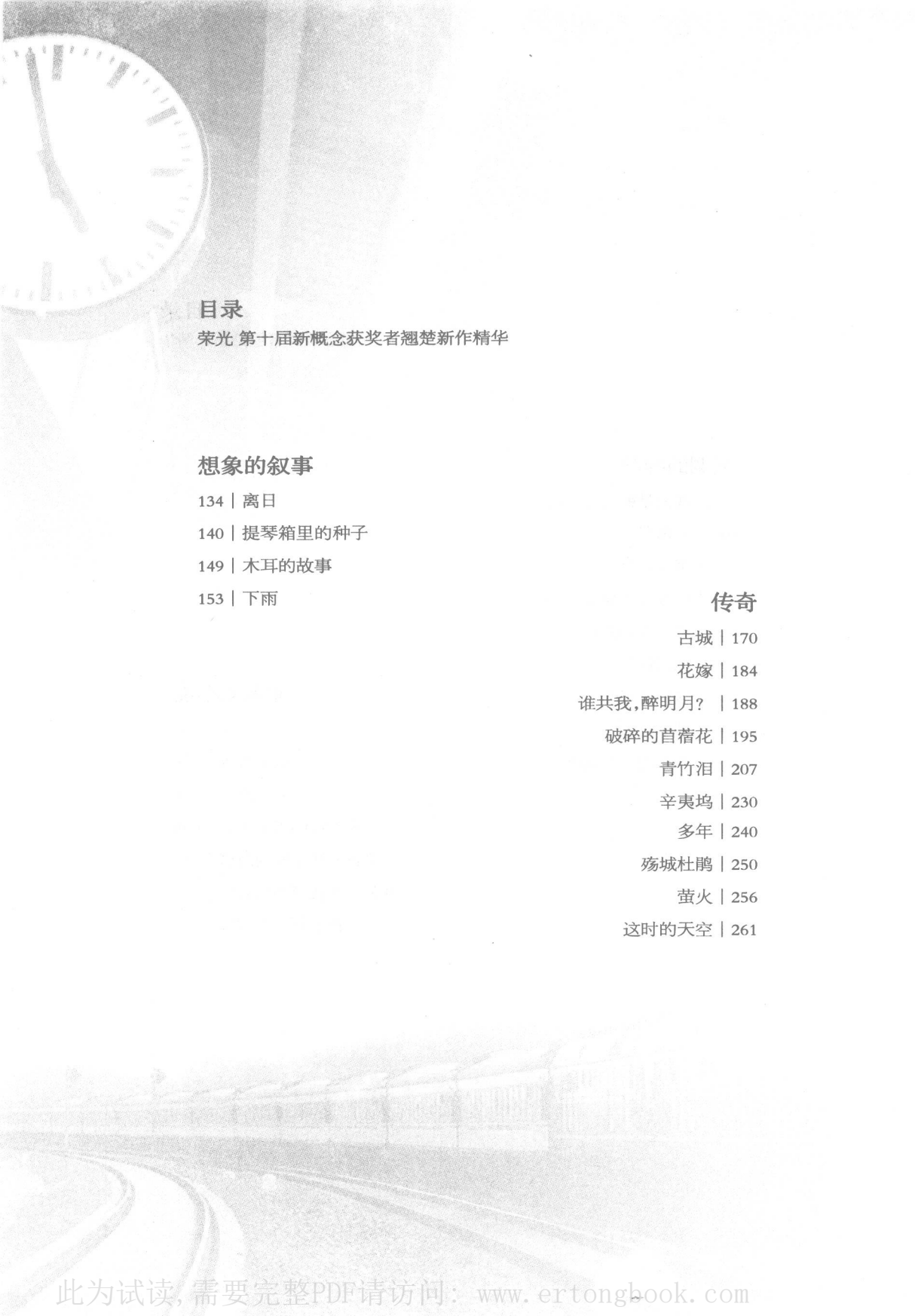
夏日終了 | 090

祝小红的幸福主义 | 098

讲述一些学校的故事 | 110

我们正在逐渐习惯着的 | 126

一些孩子死去的过程



目录

荣光 第十届新概念获奖者翘楚新作精华

想象的叙事

134 | 离日

140 | 提琴箱里的种子

149 | 木耳的故事

153 | 下雨

传奇

古城 | 170

花嫁 | 184

谁共我，醉明月？ | 188

破碎的苜蓿花 | 195

青竹泪 | 207

辛夷坞 | 230

多年 | 240

殇城杜鹃 | 250

萤火 | 256

这时的天空 | 261

低调的呻吟

荣光 第十届新概念获奖者翘楚新作精华

我们是糖,甜到忧伤

郭龙

许多年以后,当别人问及我的家乡时,我会悄悄地背过脸去,让回忆在每一条皱纹里舒展,然后平静地说,就是那个叫做淮南的杳杳,有丰富的煤矿和芬芳的乡土,空气里弥漫的灰尘常常把人呛得热泪盈眶。淮河波澜不惊地从那里流淌过去,给萧条而贫瘠的土地带来些许鱼米。

那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了,还不到六岁。每天傍晚,爸妈总会带我和长我三岁的姐姐沿着淮河散步,目睹水与天相接的壮观,昼与夜交替的辛苦。太阳也快回家了,兴奋得满脸通红,毫不吝啬地把余辉一泻千里,粼粼的河水波光浮动,绚烂如一场华丽的梦境。望着向东去再向东去的河水,我的心便不由自主地,也要跟着流淌而去。

而多年以后,当我再次看到那被深度污染的河水时,才知道脚下的这片土地,永远是游子漂泊的下一个驿站。

姐姐是个外表柔弱娇美、性格却比男孩子还要粗野的女孩,不论走到哪里,

都能让别人感受到她盛夏般的热情与躁动。然而姐姐的装束一直都很淑女。她爱穿时下流行的纱裙——素雅的淡粉，透亮的水蓝，柔美的嫩绿，飘然若仙。姐姐尤其喜欢蝴蝶，在我们那儿几乎家喻户晓，可爱的蝴蝶发卡、马尾上的蝴蝶结都让平凡的我羡慕与瞻仰。在那些淮河尚未被污染的时光里，河边有白净的细沙和油油的水草，晶莹剔透的小虾不时穿梭其间，每次看见，姐姐都会异常兴奋，蹦啊跳啊，粗麻花辫子在脑后荡悠得十分招摇。而身为男孩的我却只是平静地看着，不动任何声色，显得格外的淡然。

姐姐喜欢蝴蝶也是受了家庭的熏陶。妈妈特别爱蝴蝶，爸爸当年写情书署名一律是“你的梁山伯”。结婚后，他们买了一整套瓷器，温馨的奶黄色衬底，各种姿态的蝴蝶飞翔其间，逼真得仿佛手指一碰就会展翅惊飞。他们当时的说法是：让蝴蝶来见证我们的爱情。可以想象，当年爸妈对坐在餐桌前深情凝望的情景是多么的幸福。

姐姐出世后，爸爸做生意发了一笔财，无需害怕计划生育的罚款，然后就有了我。

记得很小的时候，爸爸说过要带我们坐船到淮河的下游去玩一玩，可时至今日这个诺言都没有兑现。小学三年级时，爸妈之间突然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爸爸经常彻夜不归，说是生意繁忙，有太多的业务需要洽谈。这样的夜晚，妈妈总是靠在空大的沙发上，盯着病恹恹的灯光无声无息地睡去。那时候姐姐已经很懂事了，会在半夜悄悄起床给妈妈披上毛毯。有时候妈妈会醒过来，黯淡的眼神稍稍一亮后又陷入更加深沉的黯淡，沉默几秒之后催促姐姐赶紧睡觉，但更多的时候是毫无察觉，直到早上醒来才知道身上多了一张毯子——或许是太累了吧。

这种日子一直维持到我读初中。长久的相对无言可以把热情变成冷漠，再把冷漠变成冲突。爸妈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激烈地争吵，年幼的我夹在他们中间无所适从，哭喊到声音嘶哑，也找不回记忆里一家人散步的日子。

看着爸爸开着小轿车绝尘而去的背影,看着妈妈撕心裂肺的号啕,看着狼藉满地的碎瓷片,来不及冷静,来不及清醒,甚至来不及疼痛……仰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朦胧中隐约看见折翼的蝴蝶,从深夜呻吟到黎明。而姐姐则不然。她会自顾自地读书写作业,争吵平息后再去收拾残局。平静地,甚至是淡漠地。

每次争吵,总会有一些瓷器在他们绝望的挥臂后粉身碎骨。他们都说,摔完这些瓷器就离婚。当年象征爱情的信物,如今竟成了一个家庭生命的倒计时钟,不知是命运吝啬的垂青还是隐晦的诅咒。

我们都很清楚,所有的不幸全因为爸爸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心猿意马的爸爸和疲惫不堪的妈妈都不想再维持这个家庭了。他们都需要一个决绝的转身去证明自己能够与过去一刀两断,所以才要把瓷器统统摔碎。只是,两个呼唤父母的孩子,以及二十年的点点滴滴,真的斩得断吗?斩不断的,恰似他们永远也摔不完的瓷器。

他们不想维持这个家庭,但我想,姐姐也想。

姐姐跑遍全市才终于找到一家仍旧出售这套瓷器的商店,然而不菲的价格让她望而却步,况且不间断的购买也绝非一个高中生能够承受的。绝望之际,姐姐偶然看见了一家酒店使用的瓷器,虽然材质不同,相同的外观也足以鱼目混珠。姐姐瞒着家人去这家酒店打工,唯一的要求就是隔三差五地拿走一些瓷器作为报酬。老板乐得省钱,也就答应了。

此后,姐姐总能在爸妈下次争吵之前把差数补齐。她在尽一个未成年人最大的努力来维持自己家庭的完整,她的性格里不仅有男孩的粗野,更有男人的坚强。而如此明显的事情,粗心的爸妈竟从未发现。其实爸妈都是心思细致的人,他们没有觉察,仅仅因为他们对此完全漠视。

然而那天傍晚,也许是姐姐过于慌张,也许是上苍对这个误落凡尘的蝴蝶仙子起了怜悯之心,以致她在看到迎面飞驰而来的轿车时,竟忘了停下或是闪开……姐姐的身体飞了出去,在空中翩跹,恰似一只蝴蝶。

谁能想到,从车上下来的,竟是仓皇失措的爸爸和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

当白布缓缓盖过姐姐身体的时候，我近乎疯狂地拍打她还未退去惊诧与悲痛的脸庞，泣不成声地喊她，一遍一遍。那一瞬间，仿佛整个世界都消失了，爸妈、家庭、医院、交通事故、围观的众人，甚至时间与空间，统统没有了，只剩下我的双手与那匹白布为抢夺姐姐惨烈地厮杀。当时的我几曾想到，淮河的岸还是当年的岸，淮河的水却早已不是当年的水了。

天堂里还会有瓷器吗？

姐姐死后，妈妈开始神经质，最终住进了精神病院。而爸爸依然选择离开，没有任何的不舍与纠缠，也没有只言片语的叮咛，只给我留下一张十万的银行卡。父子竟能形同陌路地分别，不知是该庆幸还是悲哀。那十万块我一分都没花，全给妈妈看病。整个高中我奔波于学校、医院和家之间，正如当初奔波不停的姐姐。几十年前，鲁迅靠自己的个头渐渐高过药柜来印证自己的成长。而我呢？高中三年我的身高丝毫未增，倒是瘦了很多，熟悉到闭上眼睛都不会迷路的精神病院只能印证我的苦难与心灵的苍老。当时我不止一遍地下决心：哪一天爸爸回来了，等他老了以后我一定不养他。

大部分时间，妈妈只是呆坐在床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风吹草动都能让她浑身战栗。发病时，要么对着一扇门一遍遍地说我有一个爱我的丈夫，语气无比固执，似乎那扇门在与她辩论，谁都不能说服对方；要么一会儿哭一会儿笑，逢人就喊女儿，无比亲切与温馨。只是，她从来没有喊过一声留在她身边时刻照顾她的儿子，从来没有——甚至没有正眼看过我。真的是失去的才珍贵吗？有些时候，妈妈会毫无征兆地打我，用玻璃杯砸我的额头，仿佛在她的眼里，我是那个始乱终弃的男人。静下来的时候我会忍不住地想，如果当初死的是我，我就可以逃离这些苦难，并且得到妈妈的想念与牵挂。这样想时，我简直在为已故的姐姐感到庆幸，虽然我的眼泪仍是止不住地流下来。

高考落榜后，妈妈终于病愈出院。我想离开淮南到外面闯一闯，或者说到

外面流浪一段日子，可妈妈坚持让我复读。言语不合，我们竟吵了一架，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当时我哭了，因为我感受到深沉的绝望，而她仅仅是问了一句你哭什么，倒显得异常平静。可是在夜里，彻夜未眠的我也听到了隔壁妈妈的呜咽声。那一刹那我终于明白，大人的眼泪必须要在黑夜的掩护下才可以流，一滴滴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真的好可怜。

第二次高考落榜后，我仍然选择流浪。我和妈妈相对坐在黑暗的屋子里，很久之后，妈妈终于以眼泪默许了我的离开。其间没有任何纠结，谈判简单得令人吃惊。

在上海，我结识了一个漂流族，和他一起落魄但充满尊严地活着。他不对任何人说自己的姓名，所以在不同人的嘴里，他有着不同的称号。我叫他淮河，因为他在地铁唱歌时迷离的眼神总能让我想起一去就不回头的淮河水。

那是到上海的第五个夜晚。工作还没找到，钱已所剩无几，我在地铁站找地方睡觉，看见坐在过道里边弹吉他边唱歌的淮河。记得当时他穿一件旧到发白却很整洁的牛仔裤和深色格子衬衫，碎发依稀掩着落魄与空洞的眼睛，眼神里有着不可名状的抗拒，唱的是许巍的《故乡》——“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地荒凉，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听这歌很温暖，能让我从从容容地笑着流泪，所以我决定在那里休息。隔着一条空旷的过道与他对视，像两颗疲倦的心依靠在一起。

半夜，我被打斗声惊醒。远处，淮河正与一个中年男人扭打在一起，完全是不要命的架势。而那男人手里攥着的，赫然便是我的钱包。几年来的苦难压抑出的绝望与愤怒终于在那一刻爆发，一向胆怯的我不知从哪里来了胆量。冲上去的时候，我甚至能听到大地因我的践踏而发出的叫喊声。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对那男人踢了三脚，打了七拳，淮河还揪下他的一撮头发。他并没有还手，两手抱住头蜷缩在墙角，身体瑟瑟地发抖，将懦弱暴露无遗。我的疼痛蔓延全身，心脏像被一把钝刀插入，淌血、流脓。我无声无息地